

GREED
GUT FEELINGS, GROWTH, AND HISTORY

贪婪

本能、成长与历史

[英] 亚历山大·罗伯逊 著
胡静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GREED
GUT FEELINGS, GROWTH, AND HISTORY

贪婪

本能、成长与历史

[英] 亚历山大·罗伯逊 著
胡静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贪婪:本能、成长与历史/(美)罗伯逊(Robertson, A. F.)著,胡静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书名原文:Greed

ISBN 7-208-05086-4

I. 贪... II. ①罗... ②胡... III. 欲望-通俗读物
IV. B84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21373号

出品人 施宏俊

责任编辑 王志钧



贪婪:本能、成长与历史

[美]罗伯逊 著

胡 静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

开 本 635×965毫米 1/16

印 张 19.75

插 页 1

字 数 280,000

版 次 2004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208-05086-4/B·420

印 数 1-8,000

定 价 25.00元

目 录

CONTENTS

序 言

①

第一章 我们所说的贪婪是什么意思

⑫

语义学/16

本能/17

道德结构/23

字句的斟酌:需要,想望,应得/26

衡量贪婪/35

第二章 兽性冲动与合理欲望

④①

赋予思维以尊严/43

擦除感觉/54

创造理智的自我利益/59

第三章 管教贪婪

⑥⑤

贪婪与心理/66

贪婪与文化/68

贪婪与基因/73

脱离实体/78

目 录

CONTENTS

第四章 学者与白痴

⑧⑨

常识/90

异邦贪婪/98

巫术/104

为愚蠢辩护/114

贪婪如何成长/121

第五章 感觉与意义

⑫⑪

成长着的身体/122

成长的意象/125

有意义的成长/129

成长与贪婪的意义/140

第六章 成长与历史

⑮①

需要和必要/152

瞬间、一生和时代/158

我们为什么想要更多/161

目 录

CONTENTS

第七章 贪吃的农民

169

农民与成长/172

饥饿、嫉妒和迟钝/174

饥饿和成长/176

历史与流动的农民/181

第八章 贪财的养老者

189

黄金时代/191

老龄危机/194

世代战争? /197

误解成长/199

第九章 贪财受贿的专业人士

207

薪俸阶层的崛起/208

薪水与工资/209

成长与递增/218

薪俸阶层的衰落/221

“管理人员报酬过丰”/224

目 录

CONTENTS

第十章 企业贪婪

233

注 释

243

参考文献

273



序 言

我的大脑确信是贪婪使得美国更加美好。可是我胃里的感觉却仍在告诉我一些别的东西。

《贪婪——与约翰·斯多索》，ABC电视台一小时节目，

1998年2月3日 星期二

“贪婪”是种直入人心的侮辱。吃得过饱的孩子或是报酬过丰的董事也许会乞求人们用更加温和的词来形容他们，可是家长的鄙视和示威条幅的标题上所表达的还是这么一种看法。贪婪！这个词从不在脑中或心中无谓纠缠，而是直接刺进肚脐以下的部位。它听上去愤怒，讽刺且令人作呕。它大大减少了那些自恋狂、阔佬儿和当权者虚华的高谈阔论。它是弱者手中一件美妙的小武器。

贪婪是个告密者，在我们宁肯无视身体和本能或是否认它们关联的时候，偏偏要指出其存在。几百年来，我们一直都在寻找更加体面的方式来谈论贪婪，可即使最成功的尝试（“自我利益”、“个人主义”）也仍然好像无力的狡辩。西方学者已不遗余力地教化我们的思想，把贪念从我们的身体里清除出去，其结果是我们关于“经济”、“历史”或“文化”的记载

变得毫无生机、苍白乏味。更糟的是,我们制造出一种致命的错觉,以为现代化机构如银行、公司或政府已经超越了人类感情冲动的左右,因此可使我们免受非难了。

本书以大众对贪婪的理解为指针,使得情感因素回归到学术解释中去。贪婪监控着欲望与成长的关系,度量着我们与自己身体相冲突的不断膨胀的渴求。普通人人都知道贪婪不仅只是一个念头,也是一种本能的感觉,但是我们,作为学者,是否能从这个常识性的概念中有所获益呢?

贪婪广泛地交织于现代生活之中。这个词随时会在所有形式的交流之中跳出来:小说、电影、卡通、公共场所的涂鸦、政治和宗教演说以及日常闲谈。贪婪是讽刺家和卡通作者最喜爱的题目之一。它激发了数量惊人的诗歌,以及不少流行歌曲的创作^[1]。我们在自己的消费者社会里随处可见贪婪的例证:在买彩票的狂热,日常交易和对波奇蒙(Pokémon)的疯狂崇拜中;在席卷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宣扬享乐主义的广告中;在公职官员收受的回扣中;在法庭上对损失赔偿的过分要求中;以及在律师收取的令人咋舌的酬劳中。这个词频繁地出现在宗教小册子和电视布道者的抨击之词里。这种“越多越好”的观点不仅是无益的,因为它令我们再也无法感到满足,而且也使人反感和觉得不公平。所谓的“财富效应”谴责了千禧之交的超级富翁们:过量孕育出新的过量;你得到的越多,想要的就更多。积累与消费的欲望至多不过是种负疚的享乐,如今由它所产生的焦虑已经痛苦地体现在防栏、锁具、看守及报警系统之中,它们在富人的穷奢极欲与穷人无情扩散的悲苦之间划定了界限。

我们到底是因为现代而变得贪婪了,还是因为贪婪才变得现代了?那种把贪婪当作人类历史中某种新东西的想法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线救赎的希望。也许我们自以为只要能回归到更古老、更纯朴的本性中去,我们的后代和我们这个星球的未来就会更加稳固。但是我们真的有着一个可以回归的、更甜美更慷慨的本性吗?与此不同的一种观点,即认为我们正是因为贪婪才变得现代的那一种,也许看起来不那么幼稚,但它同

时当然也更令人沮丧。如今有如此众多的事物可供贪婪啃啮,而道德约束的方式又是如此之少。不过如果每个人在内心中都是贪婪的,那我们又该如何自救?

“贪婪、饕餮和纵欲”为减肥饼干大做广告。“就像瑞维塔一样,它们都是纯天然的。”^[2] 2000年3月在阿尔塔·维斯塔搜索引擎上找到的63000多个关于“贪婪”的网页足以作为一个例证,表明它通常被看作一种支配力,深深植根于我们作为人化动物的自身结构中。它的效用就是促使人们“想望超出实际需要的更多东西”。如果贪婪确是无所不在无人不有的,那么道德议题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克制这些欲求。这是一场个人兽性冲动与社会道德约束之间的古老战争。作为一种为自身谋求——而非给予或分享——的欲望,贪婪总是与慷慨形成对比。弃权和自制都是认识其极限的方式。然而个中又存在着矛盾:尽管贪婪最终也许会毁了我们所有人,但若是没有它,也许我们根本不会进化,到现在还只是泥潭中的浮沫。“我们需要贪婪,”托尼·亨德拉这样说,“贪婪推动世界运转。贪婪驱策历史发展。贪婪的鱼蠕动着爬上岸边,寻找更多的土地,而它贪婪的卵长出了四肢,贪婪地四下蹒跚寻找食物,等到时机成熟就最终进化成了拉施·兰波……”^[3]

贪婪从来没有一个绝对的评判标准(第3勺糖,300万美元)。它是由变化着的环境来评定的,因而在需要和想要之间模棱两可。当我们是为了家庭,或是代表任何实际或虚幻的机构——从保龄球俱乐部到自己的国家——的利益而贪婪时,我们也许会发现此时这种品质是受到敬重的。一位好公民有权利小小地贪婪一下:“当你手里有一笔钱,”美国一家银行的广告委婉地说道,“你会想要的更多。这就是美国人的生活方式。”^[4]公众对于贪婪的愤怒随经济晴雨表的变化而波动起伏。20世纪80年代常常被形容成“贪婪的10年”——“贪婪是使得美国得以运转的汽油”,一条代表性的标题中这样写道^[5]。最常被引用的这个时代的辩护人之一是戈登·盖克,影片《华尔街》(1987)中的非正统主角:

贪婪——我找不到更好的字眼儿——是好的。贪婪是对的。贪婪很有用。贪婪能澄清、能切入、能抓住了进化精神的精髓。各种各样的贪婪：对生命的、对金钱的、对爱情的、对知识的，都标志着人类的上升运动，贪婪——你记着我的话——不仅将挽救泰尔达·培波，而且还有那个叫做美利坚合众国的运转失灵的大企业。（鼓掌）^[6]

1996年一项哈里斯民意调查显示，61%的美国人都相信华尔街“由贪婪和自私所统治”，然而他们中的70%也同意“华尔街有益于美国”。^[7] 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一度带来了人们的深切忏悔，可是随着千禧之末的技术繁荣，这个充满着冷嘲热讽却焕发着生命力的词又洋洋得意地回来了。“贪婪引擎”就是兜售这项罪过的比较成功的乐队之一。1998年阿德莱德的星球晚会俱乐部上演的《贪婪》一时间引起了巨大反响，它是“澳大利亚第一部80年代怀旧展”。索夫特帝斯克软件公司推出的新款多玩家三维游戏“追踪贪婪”则成为上市的一匹黑马。网络广告这样催促道：“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应有尽有的人与一无所有的人。做个应有尽有的人吧。快来购买你的那份《贪婪》！”^[8] 由此产生的一项奇异的副产品则是解释如何在此游戏或其他类似游戏中作弊的无数网页。网上充斥着讽刺的滑稽模仿：“《贪婪》是专给那些想要多于自己应得那份的人看的杂志。”它的编辑小伦道尔·豪格茂尔既不关注其政治上的正确性，也不保证其也许能带来的公共利益，他在意的只是“炫耀你个人财富的必胜之途，借助的是欺骗你的顾客，剥削你的员工，瞒哄税务部门，捉弄你的股东，愚弄资金贷方，基本上是靠谎言和诈骗来获取你想要的东西。”^[9] 大制作的电视节目几十年前曾名誉扫地，现在它们又报复似地回到了美国。1999年为了抗衡ABC电视网大获成功的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福克斯电视台推出了《贪婪：数百万美元的挑战》。竞争者们——其勇气频繁地得到褒扬——受到激励去“爬上那座贪婪的高塔”，塔顶堆着高达

250万美元的奖金。在最后的的关键几步上,伴随着激扬的音乐,他们被询问道:“你目前是在想着要留下这些现金还是在感觉着贪婪的必要?”

就在股票市场围绕着新技术公司的价值问题摇摆不定牵动人心之时,经常会冒出这么个问题:这些大亨们如此年少就应该赚这么多吗?因有违于年龄与收入成正比增长的常规而引起的这种焦虑正是电影《锅炉房》的主题。影片中的主人公是一名中途辍学的大学生,热衷于追求“一夜发家”而被吸收进一家地下股票交易公司,结果却成了反对其父——勤奋正直的法官——的同谋。一个年轻经纪人在他的空房子里与一群好友自娱自乐,就是这种一切得来过于容易的生活方式所产生空虚感的写照:这里没有家具,没有家庭成员,也没有任何禁忌限制,大家坐在地板上吃比萨、喝啤酒,吵吵嚷嚷地看着电视节目《华尔街》,就好像上一代人吵吵嚷嚷地看着节目《洛基恐怖图片展》一样。

贪婪的定义已被道德判断锁定在了真实的肉体增长的范畴之内。贪婪并不考虑你想要什么或是觉得自己应得什么,它直接给出你需要的,如果你打算争论说自己需要得更多,那么最正当的理由就是你正在成长。也许你不会过于苛责一个吃了三份晚餐的青年人,但是你一定知道,在中年发福期还要多吃半打巧克力就实在是贪婪了。如果你还想分辩说,是你的银行户额、事业或声望必须增长,可要注意了,贪婪会看穿你的把戏:它才不会认可这种抽象意义(公司发展,职务前景大好)上增长的托辞呢。随便找份代表企业甚至国家的出版物瞥一眼,你都能看到代表“增长”的形象被排挤进了苍白抽象的低级刊物。^[10]你也许会争辩,在1997年12月的某天,迈克尔·埃森纳是否真的有权在股票拍卖中赚到5.65亿美元的巨款,可是如果你指责他贪婪,那说的就是他的身体而不是他的合同了。你是在表达自己的感受而并不是像埃森纳先生希望的那样,在作出一项理智的经济判断。他大概会告诉你,市场是没有感觉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们最终会允许经济增长的利益流向每一个人(更多的私家车,更好的食品)。同时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在市场处于行情下跌的低靡

时期,即使最坚强的商家也会心存恐惧。

从更近距离来审视贪婪的想法起初来自于我在加利福尼亚的哲学家似的理发师,他要是在给顾客理发时总是像对我这样又费时又思考太多的话,那他非破产不可。我注意到了他对学术的怀疑态度,于是询问他认为像我这样的社会科学家要想造福于社会应该研究些什么。他是个有着“也许我会重返校园”的新时代思维的越战老兵,在沉吟了一下之后他选定了这个话题——贪婪。它与美国梦的关系一直困扰着他。谈话一旦展开,问题的核心就集中在了这样一个问题上:贪婪到底是一种促使我们进化到今天的积极扩展的力量呢,还是人性与生俱来的缺陷,一种很快会使我们彼此疏离的扩散着的癌症?当我肯定地告诉他这是社会哲学领域里最古老且悬而未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时,他十分惊愕。于是他用剪刀戳着我在镜子里的影像,让我赶紧起身去找个说法来。

对于高薪专职的现代学者来说,要与贪婪和谐相处为何会如此困难?图书馆目录中的关键词搜索从反面被证实了是极具启发性的。“贪婪”经常出现在新闻用语而很少出现在学术评析中(不过以通讯形式出现的学术文章中倒是常常用上这个词)。在1988至1998年间的《洛杉矶时报》标题中,这个词一共出现了236次,从竞选大战到连环谋杀,从阿尔巴尼亚到扎伊尔,涉及的领域也是五花八门,无所不在。受指责的对象从贩毒大枭到篮球选手,从街头嬉皮到皇室成员,从“深蓝”象棋电脑到整个人类物种,也是无所不包。贪婪这个字眼充斥在写给编辑的信件里,尤其密集地围绕着那些本地官员、商界人士和专业人员的行为方面。“管理人员报酬过丰”最是众矢之的。贪婪这个词见诸报上经济版的频率最低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一旦出现时也就显得格外刺目。

图书馆馆藏标题或主题中带有贪婪一词的大部分是小说。19世纪的经典作家(特罗洛普、狄更斯、巴尔扎克、左拉、杰里)广泛而生动地描绘了它,而如汤姆·沃尔夫(《虚荣的篝火》)、诺曼·梅勒(《美国梦》)、A.S.拜特(《占有》)及迈克尔·刘易斯(《说谎者的扑克》)等作者更把这一主题

延引进了20世纪。艾力克·冯·斯特罗海姆足足长9个小时梦魇般的史诗电影《贪婪》原片,有着自己的出品介绍,为电影爱好者提供的定期放映,并至少重拍过一次。^[1]大部分严肃的书籍都是对于政治、经济以及时事的批判性评论:标题中带有这个词的内容涉及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卡车司机,芝加哥和旧金山的市政状况,石油和杂货业大亨们的传记,华尔街的丑闻,以及那些超级富翁的私生活等。20世纪80年代因行政官员受贿、银行系统丑闻和生态环境危机,产生出一大堆新名词。几乎在每一桩事件的首页中都有贪婪这个词以吸引读者,而其在参考书目中的稀缺则表明它在学术研究领域尚未占有一席之地。

公众和学者对贪婪表现出来的兴趣上的这种差距令我感到,专业人士解释这个世界的方法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直到几百年以前,贪婪还是社会理论分析中的一个中心议题,是我们与上帝、自然及身边其他人关系中一个存在着深刻问题的方面。在我们活着的、相互接触着的、不断再生着的、吃喝着的、思考着的、呼吸着的、灭亡着的躯体中,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冲动。作为一个道德概念,贪婪把贪吃、嫉妒、纵欲和动怒这几宗罪连在了一起,并被解释为是联系个体、社会和宇宙的几种体液(忧郁液、胆汁、黏液)交互作用的结果。感觉向来是贪婪含义中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然而在上个千年左右的时间里,我们解释来解释去,实际上把这个部分给抹煞了。这一切是如何且又为何发生的呢?

最受这一不光彩不理智的兽性冲动所困扰的人群,是建造了并在不断重建我们这个现代世界的商人们。在想望并得到更多东西的技术领域里他们可是个中高手,也正是他们不得不给贪婪安上一张更悦目的面孔。商人阶层发掘并资助学者把“贪婪”转换成较易令人接受的字眼儿如“自我利益”,并发展起整套的逻辑使得它能与自然、上帝以及我们不朽的灵魂相安无事。然而剥去这些费力不讨好的粉饰外衣,一般人在它出没的时候仍然一眼就认得出来,并且宁可用原来那个发自本能开门见山的单音节名字来称呼它。

如果把感觉从意义中分离掉的话,贪婪(还有其他很多有趣的事物也是如此)就失去了它的分量。这和把“思维”与“身体”完全分开的做法的效果是一样的,而后的这种割裂正是对于人类及其周遭世界的学术思考中最激烈的分化。我们已经把认知世界分裂成了两个部分:一方面是精神领域的话题(广义上的“人文学科”),另一方面则是物质和肉体领域的话题(各门“科学”)。这种区分方法的各个分支决定了我们组织学术机构的方式——学校和课程设置,书籍和图书馆,以及教授们的职责和工作。在认知理解上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在思维(我们用什么来思考)和物质(我们都思考些什么)之间划出明确的界限已经令我们受益匪浅,它帮助了我们在宇宙中导航,治疗疾病,制造出令人惊叹的物质和机械,以及阐明古代贸易和现代诗歌都是怎样运作的。但也有许多对我们来说很重要的东西在这场大分类中流失了:对于痛苦、暴力、疯狂、羞耻、爱情和贪婪的理解。使得思维和身体日益剥离的这种分化仍在不断进行中。表现症状之一就是“身体”这个词对于这一方的生理学家、生物学家和另一方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来说有着极为不同的含义。关于“思维”的辩论把哲学家们从一个极端(它只是大脑的一项物质属性)赶去了另一个极端(它根本没有物质属性可言)。

像贪婪这种概念能够有力地持续长存,表明“普通大众”(这个词听起来已经有点儿居高临下的味道了)并不像科班出身的知识分子,不会以他们那样的方式和程度来区分思维和身体。意义和感觉彼此交汇融合:我们了解什么事物并不仅仅因为思考了它,而且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感受(气味、温度、皮肤上的一下刺痛、胃里的一下抽动)。这种感觉和意义上的融汇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身体和思维并非各自单独发展,它们是共同成长的。创造意义是我们每个人一生的追求所在,也是我们在其中度过短暂一生的集体和社会的一项重大责任。由于集体和社会是由成长着的人们构成的,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也因此包含了带感觉的意义和有意义的感觉。在“家庭”、“学校”或“母亲”这样的词所包含的意义中,能够

编进字典当中的、普遍而标准化的意义只占全部意义的很少一部分,其更大的成分是流动着的活生生的含义,要具体到你是谁,你有多大年纪,以及你已经度过了怎样的一段人生。

如贪婪这样的道德概念就在我们体内发展着,并且由于人类发展必然是社会性的,它也在我们生活的社区内发展着。“贪婪”之所以格外有趣是因为它同时是我们自身成长的一个方面(我可以感觉到贪婪)和我们社会性地理解成长含义的方法之一——衡量、批评、彼此评价。在第二章中我将解释这项灵活有用的道德工具是如何深深植根于本能反应中的,其最基础之处便是饥饿和厌恶。随后,在第六章中,我将联系意义与成长,阐述贪婪的道德丈量标准是如何在我们不断成长的身体中始终保持活跃,并如何在诸如贪吃的婴儿、纵欲的成人及老去的守财奴这类形象中被激活的。这些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度量自己和他人时所乐于采用的活生生的贪婪定义,也是我们称之为“文化”的知识系统中所世代相传的东西。

每当我要求人们定义贪婪时他们总是先开始谈到具体的人而非机构。即使在我们指责银行或政府贪婪的时候,这个词也从未失去对我们本能反应的刺激。贪婪所做的是提醒我们,不良行为总是关于吃喝拉撒的实实在在的人的。贪婪用强光灯把难辞其咎的人从他们藏身的人群中分离出来,暴露出他们所有的人性弱点。贪婪的触角延伸进家庭、公司、政府,把塞得过饱的有罪的身体高高举起示众以利盘查。“贪婪!”这个词把所有关于“理智抉择”或“企业福利”的夸夸之谈都扫到了一边。它是对公共场合中一些人行为的鲜活暴露,这些人也许会愿意让我们相信他们自己的身体完全无关我们的事。贪婪并不是老生常谈的比喻或仅仅对肥胖和繁荣玩笑式的暗指。它坚信所有的人类行为都可以追究到身体部分的原因,不能因为宣称我们的整体比各部分之和更大更好就使得邪恶名正言顺。它抵制了官方和学术上的乱谈,因为它仅仅用一个干脆而富有成效的单音节词就使得特权者和伪装者原形毕露。真正虚弱无力的比喻

词是“自我利益”，而不是贪婪。

与其动用现代理论来揭示贪婪的各种歧义，我更愿意尝试反其道而行之：保持贪婪的完整性，把它看作有机联系的分析工具，并运用它来使人们对学术解释中的一些歧义和前后不符之处引起注意。在学术分类和知识专业化的漫长过程中，成长对于生物学家和经济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已经具备了极其不同的意味。由于贪婪的运转并不遵循这么一个对成长意义支离破碎的理解，它代表了一种现代哲学通常拒绝提及的对于人类行为的观点：成长着的个体绝不仅仅是组成社会的原材料或被动等待历史驱动力来塑造的物件，他们深刻地参与了历史的形成并在其上加诸了众多的物质和道德条件。

要解释感觉是如何进入意义，以及由此个体是如何牵扯进文化和历史当中的，我将重新审视人类成长这一漫长的、不断代代相传的过程。人类的成长并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因为我们不仅是在自己的生活中，而且同时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成长和创造意义的，从这个方面出发，“感觉”和“意义”间的许多区别就都开始消失了。在从受精卵发育为成人再复归尘土的全过程中，我们并未跨越生物与文化，或者说身体学与语义学的任何界限。这些正是专职学者出于自身分析方便的考虑而开拓的独一无二、天衣无缝的程序。

为什么学术人士会这样想（且为什么大多数普通人不这么想）是一段必须讲述的历史。既然贪婪是“带感觉的意义”的一个如此生动的例子，那么我想用它来指明现代学术在理论化当中到底是丢失了些什么东西。问题在于：哲学家们辛辛苦苦干了这么多年来发明和捍卫“个人主义”或“自我利益”这样的字眼儿，他们会愿意重新考虑像贪婪这么个“原始”的概念，把它作为一种复苏的观念吗？此处的症结在于，贪婪并非来自另一种文化的异邦之物或我们自己远古历史的残余，而是我们日常用语中的一个，即使学者，在他们扮演普通市民角色的时候，也很可能像任何其他人一样去使用它们。因此，我们讨论的问题是学术本身的专用行